六朝通鑑博議

一

六朝通鑑博議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史部
史評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六朝通鑑博議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六朝通鑑博議十卷宋李燾撰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登紹興八年進士官至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贈光禄大夫謚文簡事跡具宋史本傳燾博極載籍慨然以史學自任宋代典故尤悉力研覈所撰續通鑑

長編卷帙浩繁最稱贍博精審今已別著於
録此書詳載三國六朝勝負攻守之迹而繫
以斷論案蕭本傳載所著述無此書之名而
有南北攻守録三十卷其同異無可考見核
其義例蓋亦江東十鑑之類專為南宋立言
者然十鑑徒侈地形飾虛詞以厲戰氣可謂
夸張無寔此則得失兼陳法戒具備主于修
人事以自强視李舜臣所論較為切寔史稱

肅嘗奏孝宗以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又孝宗有功業不足之嘆肅復言功業見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葢其納規進誨惟拳拳以立國根本為先而不侈陳恢復之計是書之作用意頗同其忠藎亦殊足尚也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一

宋 李燾 撰

序論

臣燾曰博議之作臣敢言之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為勝天下之具君者勝負之主地勢民心兵將事機皆其具也凡欲善其事必先備其具況於制敵國一天下而可亡其具乎聖人初起妖氛未清則借險於地繫本

於民寄力於兵取謀於將決勝於機而後可以言戰雖
以黄帝之神湯武之聖亡具而戰不能制敵若地險而
便民悦而附兵勁而義將勇而賢機至而乘信能行此
五者而以德先之則可以全天之所付而無敵於天下
矣江南六朝冒矢石而戰者雖有其兵授斧鉞而出者
雖有其將至於曰地曰民曰機臣未見其能兼之也吳
蜀相應如左右手劉氏有蜀而孫氏不得之李氏有蜀
而司馬不得之尉遲迥入蜀而梁陳不得之惟劉宋蕭

齊雖有梁益而不能合東西之勢以誅拓跋故曰不得其地三國鼎分與夫南劉而降中原之人知有二魏絕意南顧惟晉元帝以司馬子孫渡江而東遺民故老堡塢相望爭迎官軍中流擊楫又有祖逖當是時大河以南皆為晉有乃以戴若思繼之失民望矣故曰不得其民以至謝玄淝水之勝王鎮惡關中之勝陳慶之河南之勝又皆有其機而不能乘因循鹵莽嘗試為之而歸勝負之數于天其亡具甚矣臣因思江左之地自吳至

陳各據形勢為自固之術然三百年間或謀慮失當或機會失時或事宜失斷又於五者之具皆不能兼此其所以終不能混一區夏臣旁採衰類而為之說非謂專取其長蓋欲詳言其失監彼之失而求吾之所以得或庶幾焉昔西漢名士如賈誼賈山徐樂輩每論國大事皆取秦為說彼非不知遠引唐虞三代以為高則於當時之事機疎而不近曷若取其近於時機者而論之取其失者而監之則於謀謨為有補矣臣是以集其事實

起自東漢建安五年至陳祥明二年遇有所見則表而出之各為之說名曰六朝制敵得失通鑑博議合為百篇離為十卷雖其管見不足以上裨天聽而思竭毛毛一為聖主精言之者欲成有志復古之功而盡一介愛君之念耳

總六朝形勢論

臣壽曰自吳主孫權卜宅江南以至東晉宋齊梁陳皆祖相仍襲以為國都其間邊防之要害可得而論吳之

備魏東晉之備五胡宋齊梁之備元魏陳之備高齊周隋力不足者守江進圖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摭而言之莫不有説吳有强敵無上岸之情陳之國勢已弱不能進取故其所守止於江自晉迄梁惟宋武帝守河其餘皆保淮爲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若夫江之所守吳紀陟所謂西陵至江都凡五千七百餘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東晉以後謂荆江揚爲三流是也至於守淮則淮西之鎮莫大於垂瓠

淮北之鎮莫大於彭城淮南之鎮莫大於壽春而沿河之地曰洛陽曰虎牢曰滑臺曰碻磝亦又分為四鎮大抵守河而不能則守淮西淮北守淮西淮北而不能則守淮南畫守長江則不足道東晉祖逖既死之後諸將守淮至宋武帝東平廣固西定關中始於河南列兵置守其後滎陽嗣位元魏渡河侵四鎮之地一時陷没文帝頻年用師暫得而旋失之則其所守徒在於淮西淮北也迨明帝時薛安都以彭城叛常珍奇以垂瓠叛淮

之西北遂為元魏所取則其所守又徙在於淮南也齊永元之際裴叔業又以壽春叛淮南之地復為元魏所取梁武帝既復淮南歷侯景之亂其地没於高齊陵夷至於陳但以長江為境故陳氏無藩籬之固在六朝最為至弱無足怪者雖為六朝之君所守如此至於乗間攻取則亦不憚用兵吳之與陳雖皆守江吳圍合淝陳攻壽春所爭常在於淮甸東晉以還雖皆守淮晉討慕容暐梁宋元顥所爭亦在於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

過二道一自建康濟江或指梁宋或向青齊一自荆襄踰沔或掠秦雍或徇許洛東晉之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温謝玄宋之武帝檀道濟劉彦之蕭斌恩話梁之韋叡裴邃曹景宗陳慶之之徒北伐之師不由於此則由於彼中原有釁則進兵寇盗方强則入守史策所載皆可知矣况夫江南地險其固可恃曹公破荆州之威水步八十萬猶喪師於赤壁其險固何如哉若夫東晉宋齊梁陳之君雖居江南中國也五胡元魏雖處神州夷

狄也其事又與孫曹不同故五胡之盛無如苻堅其臣之賢則有王猛元魏之强無如佛狸其臣之賢則有崔浩王猛丁寧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勸苻堅不宜圖晉崔指南方為衣冠所在歴事兩朝常不願南伐苻堅違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謀故有盱眙之辱雖江南之險兵不可攻而天意佑華亦不可以厚誣其實況以神聖文武之德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合蜀吳之全力以恢復中原為不難矣

吳論

臣燾曰必有合天下之勢然後可以一天下三國鼎立曹氏據魏地廣兵强奄天下之半孫權以一隅之半則其勢力必不加於魏而君臣相謀連荆益之險合東西之勢以抗北方最策之得也嘗觀孫權之初滿寵在合淝而淮未屬吳先主武侯奄蜀漢而益未屬吳不得淮則無以拒北寇之入不得荆則無以固上流之勢不得益則無以為西土之援天下大勢分合不一則其力不

全拒敵且不足安能以兼人哉故孫權擐甲冑冒矢石轉鬬合淝以為滿寵爭上流之地陸遜呂蒙相與贊其決以躡取荊州全據長江而命諸葛瑾等尋盟於蜀兩國之使冠蓋相望不絕於道凡其所以百戰經營與夫區區外交者皆求於合東西之勢進圖北方耳蓋江南之所長而北人之所忌者皆在於此以諸葛亮之雄出而為天下興復漢室亦以跨有荊益結好孫氏天下有變荊襄之兵向宛洛梁益之衆出秦川吳人渡淮以相

犄角然後中原之地風撤席卷後無餘菑其後吳蜀之好睽而諸葛表論其事深以為恨則當時識者亦知天下大勢不可不合也曹操平生挾姦雄之資恃富強之利用兵制敵自謂無前而吳以荆州借先主操一聞之落筆於地蓋東西合吳蜀交魏之所甚不利也不然操矯情飾偽如此非大利害迫之何遽爾耶則北人之所忌者於此而可見以吳之所長攻魏之所忌則南北之勝負不待戰而決臣謹按魏之攻吳凡三大戰戰而輒

敗者何哉南人之勢或合於荆或合於蜀用東西全力則可以制敵而取勝方曹操舉數十萬之衆順江東下劉豫州收合餘燼兼舉江夏水陸俱進而周瑜因之破曹公於赤壁以曹公之雄奉頭鼠竄以歸于魏而不敢與之角則是吳合於荆而一勝之也先主既破夏侯淵曹公西援漢中而荆州兵威震於華夏曹公議徙許以避其鋭而不知為之計則是荆合於蜀而再勝之也諸葛亮祁山之役三郡響應關中震動明帝西鎮長安而

陸遜因之走曹休於石亭賈逵力爭疾救僅得曹休之歸則是吳蜀合三勝之也使吳蜀之地約從締交首尾相應如此三戰而摩之以歲月操雖強亦未必不為吳蜀所吞惜乎合淝為敵有而不敢取西蜀藉外交而不能固是以止於自守而不圖進取之功孫權坐此有志而無成嗚呼吳蜀合則進圖中原而有餘吳蜀分則自守其地而不足天下形勢較然甚明後之有天下者版圖所有既得吳蜀之全不必力戰以爭連衡以取而形

勢之地盡為我有則非復昔日三國之吳矣若能以此進圖北方混一區宇為孫權之所不能為者豈不偉哉故臣因吳之艱難孫權之經營而備論東西之形勢云

孫權初起董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小大用命張昭秉衆用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漢獻帝建安五年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撫之操即表權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太夫人以權年少委張紘與張昭共輔之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小大用命張昭秉衆用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

臣燾曰自古英雄據天下之勢則必并天下之謀以議其攻守處形便控險阻此為攻守之圖也攻守之事非

勇不能決非智不能全此二者皆人謀也而足以增山川之重示形勢之制則爭天下者必借險於地取謀於人而後能大有所成就矣吳越之地長江大淮險隘四顧孫權君臣相與畫江而守之抗二大敵未嘗困折人皆謂地形之便而不知人謀之巧也魏文臨江喟然發有人之嘆而六師遽旋噫是豈特孫權之力亦股肱爪牙相與合謀內守外禦而敵人莫敢抗耳蓋自周瑜為之破曹公陸遜為之抗巴蜀以激江南之氣而攻取方

力築濡須之塢設武昌之城以全江南之備而守禦方固諸葛瑾尋盟張溫報聘以通江南之援而和好方講噫用江南一方之地或攻以兼敵或守以拒寇或和以息民皆有人出為之謀故無一不如其志嗟乎舉賢任能保守江東孫權至是不負討逆之託矣至其末孫有一陸抗而羊祜王濬睥睨不敢進一日抗瀘死揚越之阻長江之固自若也而晉兵長驅如涉無人因知爭天下之術地勢雖強以人為重故臣因董襲之言先尚論

其人而徐議攻守和好之得失於後

命周瑜破曹操於赤壁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為嗣九月操至新野琮降操進軍江陵曹操遺權書曰令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見權曰瑜得精兵五萬自足以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

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
瑜程普將兵與昭烈并力逐操與操遇於赤壁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
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載
燥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
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
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

餘同時發火火烈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

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瑜等率輕鋭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臣燾曰取天下必先定攻守之計而時有以制其變攻則示敵以不足而使之莫能測守則示敵以有餘而使之莫能加自古英雄欲有事於天下而未得志者必先守以待時守之之術必有以逆折其鋒使勝氣在我懼心在敵則有所畏而不敢加彼有不敢加之心吾有不

可犯之勢則守必固矣孫權於吳用守計也而赤壁之役則出於攻議者謂孫權攻守本無定計而不知赤壁之攻所以佐其守也曹操在魏地大兵衆二袁董呂皆為撲滅乘勝劇然欲徑渡長江氣吞吳會意其必來南也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若不力拒而逆折之使得氣去彼勇我懼歲來相持則吳之勢力必不支矣故周瑜魯肅贊孫權之決力拒曹公於赤壁使之終身有所懲艾雖屢至盱眙恫疑虛喝而不敢進非其懲前日之敗

故耶至於魏文慨然渡江一謀來伐則羣臣並起而爭之辛毗止廣陵之役鮑勛止淮上之役蔣濟止沓渚之役亦以有餘待吳而不敢蹈前日覆轍耳故終魏文之世無大戰爭赤壁之功不止卻曹公於一時而可以拒魏師於再世豈不偉哉

借荆州以拒曹操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肅勸權以荆州借昭烈共拒曹操權從之

臣燾曰濟大事不可無權拒大敵不可無黨權以集黨則國可保而天下可圖漢以齊地假韓信吳以荆州借昭烈二者皆天下之大權也當楚漢閒非韓信不可敵羽而三國時非昭烈莫能當操者魯肅嘗説昭烈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而收功於赤壁矣今日於荆不可用權植黨以守之耶向使齊地不在韓信則必為楚所有荆州不在昭烈則必為魏所爭與其在楚魏以資敵孰若分之豪傑以植黨哉又況雲夢偽遊則地終

入於漢益陽交語則荆州卒分於吳則曩時所以假韓
借劉者不過權以濟事耳區區周瑜知割土地以業英
雄之為失而不知借土地以役英雄之為得也良平躡
足於漢魯肅建議於吳信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也

曹操徙濱江州縣近内以避吳兵

建安十八年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下令
内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户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

臣燾曰用兵之法使人備己則權在我使己備人則權在敵在我而後可以進戰退守戰國時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共抗一秦秦人開關延敵諸侯之師逡巡遁逃爭割地以奉秦而秦人欲戰不已是秦嘗執諸侯之權故能散其從約而并吞之秦人以此而攻孫權以此而守江東一方抗魏拒蜀内外禦之不暇而又歲歲出師拔皖口襲蘄春而數圍合淝豈其守禦誠有餘力耶蓋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使魏之疆埸緦緦焉畏

而備矣則吳之權重故曹公慮其見掠而徙江西之衆滿寵畏其來伐而遷合淝之城以曹公之雄滿寵之畧尚畏而避之則其所守豈憂不固茍不先之則魏必知吾所欲者在守所憚者在戰歲出重兵臨江而扼之則吳之力困於備魏而不得休息矣安能致曹公滿寵之畏哉後之有國者當使人備已而後可以希孫權之守云

周瑜請并吞梁益據襄陽以圖北方

建安十四年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江陵為行裝道病卒於巴丘

臣燾曰天下之大勢全據之則强三國時天下之大勢在襄陽吳蜀之要害而魏之所以必爭也蜀為天下足

重關劒閣險阨四蔽而不可以圖遠吳為天下首山川阻深士卒剽悍而不能亡西顧之憂襄陽者天下之脊也東援吳西控蜀連東西之勢以全天下形勝使魏來伐擊吳則蜀掣於西擊蜀則吳牽於東而襄陽通吳蜀之援以分北方之勢擊襄陽則吳蜀並起而救之使魏可攻則吳軍歷江淮蜀軍撼秦隴而襄陽之衆直指中原則許洛動揺而天下可定是瑜之謀不特為今日固守之地而亦異時混一之資也不幸瑜没孫權不能推

漢文思賈誼之心施行其策而用呂蒙繼之梁益陷於蜀襄陽歸於魏而吳自全於一隅至破蜀師於猇亭而命諸葛瑾向襄陽則天下之勢已分而不全嗚呼吳蜀襄陽全據於一則江南可量哉

徙治建業

十七年九月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昭烈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臣燾曰自古都邑本無定勢爭形勢之便而據其衝為根本之圖則居其要英雄之圖天下未必用權而爭其便終必定計以固其本以江南論之武昌居兵之衝建業為地之要孫權力爭荆州上流之形勢猶未定也據江夏臨魏蜀塞西北之衝圖全楚之利故都武昌以爭荆州不過權時之宜爾至用吕蒙襲荆州無復上流之慮於是時而不都秣陵以據會要非王業也秣陵之地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山川形勝氣象雄偉以秦皇之

强處秦雍據崤函而猶眷顧秣陵昭烈之雄徘徊其地以為都邑之勝處則其形勢可見孫權從張紘之請定建康之都內以固江外以援淮而江南之根本不可拔矣自孫權始基東晉以後仍而不改以重兵戍石頭以宗室鎮京邑而建業嘗為江南都邑之地是孫權根本之固不止利一時而規模之遠又可為五世法噫孫權之法可通於五世而不能貽末孫之謀遽從步闡徙都武昌自以為從先王居也而不知武昌者孫權以爭形

勝非以為子孫無窮之基蓋以揚越之民泝流而給餉
則不便於兵以人主之重近敵而建都則不便於國而
危隘不足以容萬乘堉埆不足以贍一師而遽爾移都
故南人有言曰寧還建康不止武昌夫地形不便人心
不與而欲為王者之都可乎若委建業居武昌是以秦
皇蜀主之智不如一步闡也以孫權經營數世之業而
委之諸葛靚踈矣陸抗丁寧還都建業最策之得也不
幸抗沒無與攻守悲夫

作濡須塢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臣燾曰有必守之地有必爭之地守者在我爭者在敵勢若不同而皆有根本之地以為戰守之資而後進退有所仰高祖之所守者關中也而身在滎陽成臯間不

與楚角以限制項羽使不得西侵光武之所徇者燕趙也而命寇恂守河南馮異軍河上以防遏它兵令不得北侵項羽不西侵而後關中可守它兵不北渡而後燕趙可取雖取守不同皆外據根本之地而徐為之計於内此高光取天下之術也孫權在吳命陸遜等鎮武昌建業而身禦魏兵於濡須塢使不得進而我得以乘隙投間圍合淝襲壽春武昌建業必守之地也壽春合淝必爭之地也濡須塢者根本之地也中據濡須以為根

本而後在我者可守在敵者可爭此高光之術而孫權
使充其志天下可定矣

六朝通鑑博議卷一

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宋 李燾 撰

命陸遜討平山越強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臨難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定難以圖遠可大部伍

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
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
伍東三郡强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
宿惡蕩除所過肅清
臣燾曰地廣而後國富人衆而後兵强據形勢之便而
無富强之利則必先有以廣之而後可以謀進取地小
民貧則從事於易以自廣國富兵强則逞志於遠以求
成秦惠王捨韓伐蜀兼其地收其財國勢强而後輕戰

國諸葛亮置吳魏征南夷賦其金帛取其甲兵軍資富
而後勸蜀主大舉夫秦蜀之利猶須自廣而後能有為
則江南數郡之地不强於秦不後於蜀而揚越山寇依
阻深地亦吳之巴蜀南夷也陸遜削平蕩滌取精銳以
益兵民兵衆民富然後圖遠則遜之用吳與秦蜀等充
其所為可以兼并天下何止保固江東而已乎

言為非是

初魯肅常勸孫權輯睦荆州共禦曹操吕蒙以肅

二十四年七月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
與荆州輯睦協力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
屯陸口分土接境畏其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
流兵勢難久密言於權曰蜀君臣矜其詐力所
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蜀所以未便東向
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其策
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對曰至尊今日取徐州

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荊州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辱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攻樊城呂蒙上疏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荊州必撤備兵而可襲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召陸遜代蒙遜至陸口具啓形狀陳其可取之要時擒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

兵襲荊州

臣燾曰智者謀國必雜以利害借力於黨足以傾敵而其失也亦足以自傾酈食其謀於漢欲立六國後而分項羽之力而張良不可魯肅用於吳欲輯睦荊州以多曹操之敵而吕蒙不行蓋楚漢鬭諸侯視强弱以為去就使楚或强六國復撓而從則漢之事去矣漢强則為黨漢弱則為敵智者謀國而反益敵於銜弱之際豈可謂功哉吳魏交爭荊州中立進則拒魏退則病吳魯肅

欲加撫輯與之同仇以蹙曹操操故可蹙也使荆州强以蹙操之術加之於吳則未知利害之所在也噫二子皆逐於利而不雜於害酈生之謀不可用於漢則魯肅之計豈得行於吳也

呂蒙勸孫權襲荆州全據長江以張形勢

見前段

臣燾曰與國不可不交以全其力要地不可不守以張形勢權其輕重則交不固於形勢地力不大於勢而自

制之與制於人利害亦相絶矣荆州地居上流吴之與國以為同處上流一心并力共治曹操若在所不爭矣不知吴之得荆重於得蜀蓋吴蜀之交未必固而荆州之地北出可以攻魏西出可以撼蜀置一猛將於前而自處於肘腋之下非算也譬如巨室使它人扼其門而守之以制户内之出入則自守之不暇而況以進取乎吕蒙陸遜相與決策下南郡襲荆州全據長江張大形勢以臨魏蜀雖有十操不能害吴之守孫子曰地有所

必爭荆州者吳蜀必爭之地是役也吕蒙陸遜為暗合孫吳矣

受魏封爵

二十四年七月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

殿下宜正大位復何辭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

為周文王矣

臣壽曰敵强必有以折其氣敵弱必有以驕其志强弱在敵而所以制勝在我孫權破曹公百萬之衆於赤壁非無英決之氣也而稱臣於文帝乞於交州恐懼震慴若不獲命後世皆以為孫權前勇後怯以至取辱而後改圖不知夫不折曹公則魏兵不創艾而吾之守不固不驕文帝則魏將不縱緩而吾之力不全折其銳氣起

其驕心皆有制敵之微意在焉而以取辱為慊其量固淺矣安足以為志天下者道哉昔高祖受羽之封勾踐為夫差之役皆蓄其力以待其變却抑士氣以激其憤使敵首兩端則我之辭直敵之氣衰矣故能以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取辱於今日而償怨於異時何獨於吳不能哉吳之稱藩於魏也兵未嘗一日加吳使吳因其暇時保養休息練兵秣馬竢其陳蜀王之怨起於內諸葛亮之兵攻於外鬬辭交汨疾起而躡之則

天下可圖惜其能示弱以緩敵而謀之不深畢身以驕人而持之不久不忍憤憤之氣改元稱號臨江拒守以致魏兵今年入濡須明年入淮上又明年入渦口歲歲相持不暇休息以成大舉視漢祖越踐得無媿乎

魏使邢正至吳吳之羣臣皆懷憤怨

魏文帝黃初二年邢正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

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正正入門不下車張昭謂正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正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正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正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臣燾曰士氣之勇怯足以為有國重輕蓋兩家相持而

恃士大夫以為之震而士大夫所以交於人者恃其氣之不懾氣之堅者可與守氣之忿者可與尊君而報怨地形雖微國勢雖削而士大夫之氣猛厲英決則雖賁育之勇不可得而奪使其委靡偷懦不能振立則山河之固索然無象可襲而取也三國鼎峙吳之勢力不加於魏天下所知也方魏使至吳銜王命奉九錫以天子之使自居也而張昭徐盛毅然直辭忿然不屈拊魏使而奪其氣雖曰孫氏權以濟事講好息兵而羣臣之氣

慷慨奮發而不可抑君子於是知吳之不可終屈也

魏將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人馬步涉困朱桓以為可破

黃初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

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
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
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桓乃外示虛弱
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
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桓遣別將擊雕等
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擒王雙
臨陣殺溺死者千餘人
臣燾曰制敵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謂要者至近

而主於我者是也主於我則我逸而敵勞我靜而敵動
一日之靜可以制十日之動百里之逸可以乘千里之
勞此兵强也而客主遠近之勢則本乎地揚越形勢有
長江大淮之阻可以坐而役敵國苻堅舉秦雍百萬之
師臨淮淝而敗魏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力威至瓜步而
返非晉宋之力大於秦魏特能以全制之耳曹公據荆
州道江南順江東下勢若無吳矣不知驅中原士衆遠
涉江湖兵雖未接客主之勢先見諸葛亮周瑜論之固

已在其掌握中矣豈俟交戰赤壁而後判乎後雖數戰
而未嘗一得志於吳蓋吳自處於至靜至逸之地而北
人動衆不免於勞識者謂孫權於是能以全爭於天下
矣朱桓濡須之捷其亦以孫權之術而料敵歟故臣因
朱桓之言而論南北客主之勢

魏主伐吳至廣陵欲以重兵牽引孫權而命別將

超越江湖

五年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

辛毗諫曰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
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不從留司馬懿鎮許昌
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穎浮淮如壽春九
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
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
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水盛長帝臨望
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
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

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

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

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

臣燾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善戰者形敵而不為

敵所形自古君將皆欲用之於敵而拙於謀已往往未

能用其智而反墮人之術中孫權不過江尺寸以致人

而魏文果循賴浮淮以勞其衆設疑城以形敵而魏果

臨江興嘆而返其君誘之使去軍出於魏而進退之權

則制於孫權權之兵亦精矣魏文內不量已外不量敵欲以孫權之術施之於吳擁萬乘之重牽引孫權將以致之也重兵臨廣陵而命別將它道越江湖將以形之也孫權窺見其謀勒兵待事不復進退而魏之大兵空出而返魏文至此犯不韙之戒矣區區劉曄知吳之不入其計而不知其君已墮孫權之術中此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魏主再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息而還

六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臣燾曰敵國皆有以相制而不可以相勝惟勢有所長

則能制人而不為人所制矣三國時曹公以智勝劉主以度勝孫權以勢勝曹公之智長於用兵劉主之度長於用人然以智鬬智謀均則相軋以人制人才等則相傾故曹公之智用兵若神而不得志於吴蜀劉主所仰以支二敵者一諸葛亮耳而不能加區區之仲達二國之技至此有所窮矣孫權於吴破曹公走先主魏蜀之强不得而加之豈孫權用兵征伐過曹公而羣臣皆出諸葛亮右耶獨據長江之大勢坐而制之西北自不敢

動而能以短攻其所長耳曹氏父子常矜其衆而加兵於吳矣太祖一舉而舟焚於赤壁魏文再臨而城偏於武昌至廣陵之役覩江濤洶湧而爲浮雲之章亦見其智力無所施於此矣其後曹真圍江陵而不拔臧霸攻洞口而不利曹仁辱於濡須曹休敗於石亭北之所恃者兵而兵加南則屈以其所長在南不在北也此非臆說諸葛亮謂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周瑜謂捨鞍馬仗舟檝曹操必破二公料於前故臣敢申言於後

孫權使周魴譎挑曹休率兵向皖陸遜破休於石亭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名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主許之時頻有郎官詰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

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秋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

臣燾曰圖天下之大事必有取天下之定計勢雖有強弱兵雖有利鈍而其取之之計則一定而不易越取夫

差是威之而已漢取項籍是困之而已孫權於吳甲身驕敵則如越而不能久使人備已則如秦而不能攻計非困敵無以取之矣聞之高祖之取楚也堅守關中伺楚之出挑成臯戰滎陽役項羽而使之返擊蓋自定關中之後因其擊齊也而入彭城羽既從魯還鬭睢水因其擊彭越也而入成臯羽則自下邳還拔滎陽因其擊梁也而復入成臯羽則自梁還戰廣武高祖三以役楚而三敗然終不以敗之故因其東歸復為固陵之會而

羽還敗於垓下一戰擒之楚漢之爭不過三返兵罷力屈為漢所并則高祖之定計固以困而取之也孫權據長江以致魏自曹公赤壁之後一軍合淝再向濡須而魏文亦一再幸廣陵臨江而旋撤軍而返者屢矣孫權又以任子激魏而致歸羨之師以周魴詐魏而誘皖口之役固有意乎困之也臣嘗謂高帝之謀困項羽於返擊而孫權之計役魏人以來攻皆兵法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之策也孫權晚節倦於用兵不為垓下之舉以成

高帝混一之功故臣因周魴之事而論江南可以困敵之計

孫權既卽皇帝位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

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黄龍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

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
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
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議者咸
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
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
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臣壽曰集大事者必有大志取天下大事也而臣主志
卑則始謀而未發也其氣必怯終久而無成其意必倦

怯於始倦於終而欲一天下成大事難矣高帝西遷漢中形勢僅可自守宜若絕混一之望矣而居常鬱鬱不忘欲東則其所負者乃帝王之意與項羽衣錦之量豈不相遠哉豈待垓下勝負決天下定大事乎孫權據長江之巨險藉再世之遺業形勝萬萬於漢中矣而又周瑜欲為之吞梁益朱桓欲為之割江南徐盛欲為之并許洛臣下不可謂無其人而孫權志望滿於鼎足據形勝之地不為進取之計徒限江自守而已雖時出師北

不踰合淝西不過襄陽以示武警敵無復中原之意蓋人之立志止此則不可以志望之外而責之也諸葛亮謂其智力不侔非徒失言亦見所存之淺矣

攻魏新城

黃龍元年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請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

潛遣步騎六千伏淝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又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淝圍新城衆號十萬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吳主遂遁孫韶陸遜亦退

臣燾曰攻則欲致敵守則欲遠寇致敵於近而其戰方力禦寇於遠而其心方固高祖之所守者關中也而嘗

戰於京索之間武侯之所守者漢中也而嘗爭於秦渭之上蓋所以嚴扃鐍重藩籬以固其根本而使敵不知所以攻惟秦守嶢關蜀守劍閣敵人取之易如反掌蓋開門延盜使得志於堂奥之間然後起而禦之亦難為力矣孫權於吳南守建業而自與滿寵轉戰於新城之下西守江陵而周瑜陸遜無日不向襄陽新城襄陽者魏之衝而江陵建業之敝也扼敵於遠使近之所守者得以休息於内而時佐其急以是而守則敵不知所攻

矣後世常怪孫權保固江東以抗二大敵宜若有餘噫
孰謂孫權用高祖武侯之守而有嶢關劒閣之失乎
商札以曹氏政衰勸孫權遣諸葛瑾等攻壽春陸
遜等攻襄陽又命益州軍于隴右權不從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
守商札言於吳主曰曹氏虎爭之際而幼童涖
事宜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
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

青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
洛之衆埶必分離犄角並進一軍敗績則三軍
離心便當乘勝以定華夏吳主不能用
臣壽曰自古用兵時未至而發則無成功時至而不發
則失機會英雄不違時茍惟不發發則必中其會三國
之際太祖昭烈與吳鼎峙志均力敵孫權能自守以待
可攻固得其時矣文帝以降魏氏之君機謀幹畧皆非孫
權敵而中原之變不起於內則起於外此魏氏可乘之

機而孫權當時之會也明帝太和間諸葛亮以重兵撼關中而石亭之役曹休敗績方是時魏兵西掛於蜀東激於吳東西牽制首尾不掉此其外禍有可乘者一也使其因陸遜之勝用朱桓之言徑斷夾石長驅襄陽割淮南以撼許洛蜀兵日益久矣兵日益進未必不如其志而撫機不發使魏軍得振而吳不可制邵陵厲公以幼童當大敵而又曹爽廢立政事紛亂司馬懿亦營立家門未遑外事其内患有可乘者二也使其移全琮之

兵從商札之請用吳連蜀以致大舉一軍麾之於長安一軍困之於壽春一軍格之於襄陽使敵備多而力分然後校於東駭於西震於南傾於北使之一舉而彷徨四顧[illegible][illegible]其憂則雖未至許洛天下事定矣而循前輕舉屢[illegible]遷吳兵雖勞而魏不加損嗟夫使吳卒不能定中原而曹氏終為鼎足之雄者由孫權能不違時而不能不失時也商札所謂民疲威消時往力竭足鍼其膏肓矣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牟焜